

● 陈秋生 著

职业杀手的隐秘



沈阳出版社

I 2475
1968
2

职业杀手的隐秘

陈秋生 著

045188



女子学院 0051857

沈阳出版社

1988年·沈阳



职业杀手的隐秘

陈秋生 著

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字数 140千字

印张 6.6875 插页5 印数1-35000

1988年11月第1版

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56-214-8/I·86

定价：2.50元

序 幕

1981年10月6日，十月战争八周年纪念日。

这一天，是犹太人的赎罪节。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整天不吃不喝，呆在屋里祈祷。八年前，埃及总统萨达特就利用犹太民族这一奇特的节日，在这一天的凌晨掀开了十月战争的序幕。浩浩荡荡的埃及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迅疾越过苏伊士运河，向驻守在西奈半岛上的以色列军队发起猛攻。戒备松懈的以色列军队仓促应战，损失惨重。这一仗彻底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，使埃及在国际世界的威望大增。

从此，十月战争便载入了埃及的史册。每年10月6日，埃及都要在位于开罗近郊的纳斯尔城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，庆祝十月战争的胜利。

沉浸在喜庆气氛中的埃及人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在这场引以为荣的战争的第八个纪念日，将会酿成埃及现代史上一幕巨大的悲剧。

上午十一时，萨达特总统在梯形的检阅台上露面了。他从本国军政要员及各国驻埃使节、专家和记者的座位边缓步

而行，走向第一排正中那个最显赫的席位。他始终紧抿着双唇，严峻的脸上蒙罩着沉思的表情。

他在自己的座位前伫立片刻，没有马上坐下去。阳光洒在他高大的身躯上，照亮了佩戴在灰蓝色军服前胸的各种勋章、奖章和镶缀在斜披绶带上的点点星星。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，他的目光从正面空荡荡的胜利广场，移向在广场外列队等候的一大片受阅部队。末了，他凝视着广场对面那座模仿金字塔式样而建的无名战士墓。那儿，纹丝不动地肃立着一排头戴红色帽的国民警卫军士兵，几十面埃及国旗在晨风中猎猎飘动。

几分钟后，萨达特在副总统穆巴拉克和国防部长加扎勒的陪同下，手捧一个花圈向无名战士墓走去。在墓碑前放下花圈，肃立敬礼时，他的手久久没有放下来，整个身子象是化为了一尊塑像。广场上一片沉寂，只能听见秋风的呜咽声。

他的眼睛湿润了。

此时此刻，他想到了什么呢？

八年前的那场战争，又在他的心中复活了，在莹白的暮石上，他又看到了当初可歌可泣的情景：那些将炸药包捆在身上，与敌方装甲车同归于尽的战士；那些视死如归，用自己身体堵住以军堡垒机枪口的勇士……

或许，他的思绪又沉浸在四年前的那次“和平主义行动”里，为了结束埃以之间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战争状态，他不顾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反对，毅然亲赴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，谋求两国间的和平，尔后又在美国的参与下签署了著名的“戴

维营协议”，签订了两国间的和约。这，是对人类理想的追求还是叛卖？他，能让眼前的无名战士墓作证么？

他的耳畔，又会回响起那阵“哈沙辛，萨达特！”的呐喊吧！半年前，当他同穆巴拉克和国民警卫军司令马斯里将军一起，在自己官邸观看极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派的“赎罪与迁移”组织头目集会的录像时，听到这句“除掉萨达特！”的誓言，他曾放声大笑。此刻，他却笑不出来了。对方是动真格的，前不久由他下令逮捕的1536名极端分子，有不少已经渗透进他最为信赖的军队。为什么他谋求和平的愿望和行动始终得不到世人的理解呢？在某些人的心目中，他从一位英雄下跌为一名叛徒。这公正么？

在短暂的时刻，他也许什么都想到了，也许什么也没有想。

然而，他的确疲倦了，一种心灵的疲惫。他的身上印刻着长期精神痛苦的痕迹。走向检阅台时，他的足步有点沉重，高大的身躯微驼着。

阅兵大典开始了。

步兵、伞兵、坦克、装甲车，依次从检阅台前通过。以一辆苏制T—62型坦克为先导，迈着整齐英国式步伐行进的步兵，在临近检阅台时，齐刷刷地将头偏向右边，接受统帅的检阅。萨达特站起来，神色庄重，向他的部队行军礼。当数以千计的坦克和装甲车编成方队，威风凛凛地在检阅台前隆隆驶过时，萨达特的唇边掠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。

紧跟在装甲车队后面的，是被誉为“战争之神”的炮兵方队。炮车尚未过完，阅兵式的最后一个节目出现了。六架

海市蜃楼喷气战斗机呼啸着低空掠过检阅台，旋即猝然拉升，返身直插云天。随着垂直转圈的高难惊险表演，代表着埃及国旗颜色的红、白、蓝三色烟雾，从飞机的尾部喷射出来，在蓝天的背景上蔚成壮丽的图景。

检阅台上所有的人都仰面朝天，兴致勃勃地观赏着空中特技表演。萨达特手持烟斗，眯缝着双眼翘首而望，凝神的脸色渐渐舒展开来。直到这时，站立在他身后、身负总统安全重任的马斯里将军，才如释重负地吁出一口气来。真主保佑，检阅眼看就将圆满结束，其间没有发生任何意外，他那颗始终悬着的心也可以落地了。

检阅台前方，最后几辆明显遭到冷落的130火炮的炮车，仍在缓缓行进。

炮兵中尉卡里德端坐在其中一辆炮车里。他紧攥着一支装满实弹的苏制冲锋枪，紧挨在司机身边，周身象发热病似的不住痉挛着。在他身后的车厢内，三名士兵也紧握枪支，虎视眈眈地蜷缩着身子。对卡里德及其同伙来说，再也找不到比这次更理想的下手时机了，他们的那辆炮车恰好被编排在分列式的最外侧，距离检阅台最近。

尽管早在一个月之前，马斯里将军就在陆军参谋部的合作下严格精选了受阅部队，并亲自对每一个受阅者的背景进行了周密的调查，然而他仍然铸就了不可原有的错失——他非但不知道卡里德中尉本人恰是“赎罪与迁移”组织的骨干分子，而且也不清楚不久前逮捕的1536名极端宗教分子中，也有着卡里德的弟弟在内。为了确保总统的安全，昨天他还专门派人去受阅部队检查武器，严格规定所有的受阅人必须

特空枪参加阅兵典礼。然而这一措施同样不曾奏效——精明的卡里德事先就将子弹与手榴弹秘藏在炮车内；又设法用三个同伙，顶替了他手下的三名士兵。

这辆满载着阴谋的炮车隆隆作响，驶到了检阅台的正前方。

卡里德突然用枪抵住司机，厉声喝道：“停车！”

司机猛吃一惊，什么都明白了。他挺直身躯，依旧紧攥着方向盘。

“停车！否则就打死你！”

炮车仍然突突地向前行驶。

卡里德挥手朝司机的脸部猛击一拳，紧接着强行拉下了手闸。炮车嘎地停了。他提着枪从驾驶室里跃身而出。与此同时，车厢内也跳下了两个人，还有一个神枪手则留在车上，举枪远远瞄准着萨达特总统。

三名持枪者排成一个三角队形，迅疾地向检阅台扑去。

萨达特正好在掏手帕拭汗，看到了卡里德等人。他以为对方是前来向他行持枪礼的。他站起身来，打算还礼。

卡里德大吼一声，不失时机地向检阅台投出了一枚手榴弹，另两个人也举枪连连发射。

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巨大的烟雾淹没了整个检阅台。

“刺客！”

总统的私人秘书哈菲兹第一个反应过来，发出一声惊呼，不顾一切地扑向萨达特。“总统！趴下！快趴下！”他声嘶力竭地大叫。

萨达特依然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地伫立着。他的面色平

静如初，甚至更安详了。他睁大双眼，注视着渐渐逼近的凶手。他的脸上又恢复了冥思的神情。

莫非他明白：饮弹而亡终究是他最后的归宿？——即使能侥幸逃过这一次，他也难以逃过下一次……无数次……

或许，他的确是疲倦了。他是那样心力交瘁，不胜负担，他一心巴望的正是这永恒的休息吧？或许，在这个伟大而光荣的日子里，面对着无名战士墓，面对着电视荧幕前的全国人民，元首的尊严感和军人的荣誉感都不能容许他胆怯地趴倒在地？

.....

不管怎样，在这生死决定于须臾之间的紧要关头，他站着，面对着凶手屹立着。

就在这时，留在炮车上的神枪手扣动了扳机。一大串子弹无情地向萨达特飞去。

萨达特仰面朝天，重重地栽倒在地。

刚操起一把椅子，想为总统作遮挡的哈菲兹，也中弹倒下了。

这一切全都发生于瞬息之间。混杂在显贵之内和徘徊在台前那堵“保护墙”附近的便衣秘密警察，一时竟给闹懵了。

卡里德已经冲到距检阅台不过咫尺的地方。他浑身发颤，双目喷火，歇斯底里地狂呼乱叫。一名摄影记者拦住他的去路，喊道：“埃及伟大！你们都是特务！”卡里德一枪撂倒他，踉到保护墙下。

齐肩高的保护墙阻遏了他。他毫不迟疑地将冲锋枪举过头顶，从上往下扫射，所有的子弹几乎全倾泻在萨达特身上。

直到这时，秘密警察才清醒过来，纷纷拔枪回击，朝凶手猛扑过去。

激烈的枪战。一时间弹雨四溅，烟火弥漫。

副总统穆巴拉克也受了伤，被人及时地推倒在桌子下。他与总统挨得很近，清晰地看到了那张满是血污的脸。萨达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。用微弱的声音吐出最后一句话：“不可思议……”

事变前后持续了不过半分钟。暗杀者的子弹终于打光了，秘密警察和国民警卫军士兵一拥而上，将四名凶手统统擒获。

然而，一切都无法挽回了。

萨达特仰面躺卧着，伟岸的身躯舒展开来，浸淫在血泊之中。他的神情静谧、安详，嘴角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，右手仍拿着那支心爱的烟斗。他那不平凡的生命之路，终于走到了尽头。对他来说，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了。埃及和世界的历史都不会忘记这一时刻。他死在这个辉煌的日子里。同他的丧生之处遥遥相对的，是永恒的金字塔式样的无名战士墓——四天后，他的遗体将被隆重安葬在墓的左侧，墓碑上的铭文将被一代又一代的埃及人所传颂——

以宽大仁慈的真主的名义

你不要认为那些为了真主而被杀

害的人是死了，因为他们与真

主同在。

穆罕默德·安瓦尔·萨达特总统

是战争的英雄，和平的英雄

他为和平而生

为原则而死于

（穆斯林阴历）一四〇年十二月

八日

公元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

他的胜利第八周年之际

开 罗 上午十点五十分

俞音不无拘谨地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环视着四周。在埃及公共文物部的这间部长办公室里，一切都显得堂皇而雅致，同她刚才经过的满是办公桌和旧式打字机的外间办公室迥然不同。屋内有空调，凉飕飕的，驱走了从尼罗河对岸利比亚沙漠逼压过来的酷热。从她所坐的位置上朝窗外眺望，可以通过豪华的希尔顿旅馆与洲际旅馆高层建筑之间的空隙，看到一段波光闪烁的尼罗河。她眺赏了一会窗外的情景，收回目光，注视着虚掩的屋门。按照原来的安排，作为援埃项目的中国文物专家，她已被邀请参加这次在纳斯尔城举行的阅兵典礼。可是半小时前，埃及公共文物部突然通知她前来同穆哈依部长会见。她不知道部长接见她的目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接见安排在这个时候。因为按照惯例，所有的部长级官员都应该参加这次阅兵大典。

门开了，穆哈依部长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进来。他六十岁

光景，身材矮胖，头顶差不多全秃了，宽阔的前额下有一对睿智而明亮的眼睛。从外表来看，他更象一名学者而不象一位部长。

“俞小姐，真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”他操着纯正的英语同俞音打招呼，同时抱歉地朝她笑笑。

“没关系，部长先生。您知道，干我们考古这一行的人总是有耐心的。”俞音微笑道。

来埃及已有两年了。从一开始，她就对这位学识渊博、平易近人的部长怀有由衷的敬意。他对本国文物的精湛理解与极度热爱，以及对中国文明的敬仰，增加了他们之间的亲近感。

“你真会说话，”穆哈依大笑起来，“同你交谈简直是一种享受！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会见，你不会没有什么想法吧？”

“似乎有点非同寻常。”她点头承认，“这会儿我们本来应该待在胜利广场的检阅台上。”

“一点不错！你知道是谁剥夺了我们出席典礼的权利吗？萨达特总统！想不到吧？‘博士’，他对我说——他总是称我为‘博士’，‘事关重大，你就不必参加阅兵大典了。把那位中国女考古学家请来，你们两人关在屋里好好谋划谋划吧。’”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俞音急切地问，有点坐不住了。

他狡黠地朝她眨眨眼睛：“在谈正题之前，让我们先享受一下那不该剥夺的权利吧。”

穆哈依人步走向屋角的二十吋彩电，掀下了按钮。闪亮

的荧屏上，立即出现了阅兵大典的实况。雄壮的步兵方队威武行进的全景。萨达特总统神情凝重地行军礼的特写镜头。电视台军事评论员充满感情的旁白：“现在，精锐无敌的埃及军队开始接受统帅的检阅。八年前的今天，正是他们奋不顾身地冲过运河……”

穆哈依将音量旋低一些，朝俞音回过头来。他的眼里噙着泪花。

“了不起的棒小伙子！真主保佑他们！”他喃喃道，露出羞涩的表情。“你不会计较我的失态吧？八年了，每当这一天到来，我总是禁不住感情的冲动。这不大对头，是吧？因为我们一向是同冷冰冰的文物打交道的。”

“当然不会。每一个埃及人都有理由为他们伟大的军队深感自豪。再说，同冷冰冰的文物打交道的人，他们炽烈的情感即使不比其他人更多，也决不会缺少分毫。”

他深深地凝视了她片刻，眸子深处流溢出慈父般的温情。

“你是个难得的好姑娘。”他的嗓音有点嘶哑了，“我真遗憾自己没有女儿，不，应该说，没有象你这样的女儿”。

他象掩饰什么似的挥了下手，转身朝硕大的桃心木办公桌走去。在圈椅上落座后，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案卷，轻轻吹去上面的浮灰——开罗是个多灰沙的城市，这一点俞音早就深有体会了。

“我先给你念样东西，有关贵国文物情况的资料。”他坦诚地望着俞音，脸上又恢复了平静。

俞音不无惊讶地睁大了双眼，心中充满了疑惑。但这种

疑惑并没有全部显现在她的脸上。她默默点头，挺直了上身。

穆哈依打开案卷，朗声念道——

中国文物被破坏的情况相当严重。首先是文物走私活动十分猖獗。据有关方面统计，仅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三地，1980年侦破的文物走私案件即多达200起，缴获文物8000余件。同年，许多地方连续发生了特大规模的盗掘案件，如河南淮阳县在短短的两个半月内，即被盗掘春秋至汉代的古墓葬400多座，仅案发后查获的文物即达6000余件，其中不少属国家一级珍品。

他从案卷上抬起头来，目光中饱含着关注之情。

“这是今年初夏我国考古代表团访问贵国时，贵国文物管理委员会向我们代表团提供的情况。”他解释道，“现在我再给你念一篇外国记者所写的报道。”

他沙沙地翻过几页，清了清嗓子，又念起来——

在中国，盗墓的现象一直存在。但是，现在通过香港荷李活道洛桑古玩店到达西方国家的中国文物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。甚至就连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也大量涌入，这引起了全世界收藏家的严重不安。众所周知，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评价标准是其稀有程度。最近从中央之国涌入的大量文物暂时压低了价格。象手掌那样大小的西汉时期的泥塑花，仅用1000马克就可以买到……

穆哈依合上案卷，叹了口气。

“这是一名西德记者写的报道，下面还有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，我不想再念了。”他善意地望着俞音，“无疑，对于西方记者所作报道的真实性，有时是得打些折扣的。”

俞音摇摇头，举目直视着对方，毫不掩饰眼里痛苦的神色。

“您不必安慰我，这篇报道讲的全是事实。我也可以背一段给您听听：‘从商代的青铜器到汉代的兵马俑，从新石器时代的古陶器到宋元的书画珍品……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珍宝及出土文物，洛桑古玩店内几乎应有尽有。一只栗褐色的、上了釉的真正的唐三彩，此刻颈挂28万港币的标价小牌，歪头招徕着买主。在它的右侧，一枚绿锈斑驳的太平天国钱币，竟标价5万港币！……’我没有背错吧，部长先生？”

她愈讲愈快，眼眶里盈满了泪水。

穆哈依慌乱地搓着双手。

“请原谅，我不是有意使你难过的。我所以谈到贵国的文物现状，是因为我们两国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。坦率地说，我国的文物走私活动不但远比贵国严重猖獗得多，而且早就国际化了。我国那些可恶的文物走私商，几乎与欧美各国所有的大博物馆和大收藏家都有秘密联系，通过种种非法途径将文物盗卖出去。我的部每天都在同这些犯罪分子作斗争，却收效甚微。今天请你来，正是希望就其中一个问题得到你的大力协助。”

“我？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呢？”

俞音感到很是纳闷。埃及文物走私活动猖獗的程度，两年来她时有所闻。据说，埃及国内的文物走私商通常以向国外邮寄文物照片的形式招徕买主，感兴趣的买主便前来看货，一俟成交，买主便必须把款转到苏黎世信用银行的帐户上；而国内走私商则通过西方在埃及的进出口有限公司，买通航行公司职员或远洋海轮船员，将文物打进货包或行李捆中，通过空路或海路运往瑞士或法国，在那儿再行转移。这种组织极其严密、手法无所不有的国际性文物走私活动，的确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，致使大批价值连城的古埃及珍异文物流失国外，对埃及的民族利益构成了极大的危害。然而俞音不明白，她，一个资历尚浅的中国考古工作者，能在埃及政府与国内外相勾结的文物走私集团的斗争中，起到何种积极的作用？

“你能，肯定能！”穆哈依兴奋地挥动着右臂，“等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后，你就不会感到吃惊了。不过，年轻人，你得有十足的耐心才行。这可是一个挺长挺长的故事，只有象我们这样悠久的文明古国，才会有这么长的故事……”

俞音不由得苦笑起来。眼前的部长确实是个怪有趣的老头，不过也委实太爱饶舌了，讲什么都兜着圈子慢慢儿来。但不管怎样，她的好奇心却被大大地激发出来了。她在椅子上改换了一下姿势，作好聆听长篇大论的准备。

电视荧幕上，显现出苏制坦克编队行进的壮丽画面。一望无边的坦克群卷起滚滚黄尘，缓缓地向前推进。

军事评论员用自豪的声音说：“谁能忘怀八年前的今天，作为步兵先导而滚滚越过苏伊士运河、无坚不摧的坦克部队！此刻，它们更加英姿飒爽了……”

镜头摇到检阅台上。

萨达特总统口含烟斗，似在沉思默想。

穆哈依凝神望了一会荧幕，说：“呵，总统在思索着什么。思索什么呢？也许他在想：‘穆哈依那笨老头不知搞得怎样了？他能取得那位中国女学者的同情和支持吗？’”

他耸耸肩膀，作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俞音憋不住笑出声来。

“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”她收敛笑容，正色道。“现在，部长先生，请您讲述那个挺长挺长的故事吧。”

穆哈依纵声大笑，笑声在屋里发出很大的回声。

“别性急，我这就来讲这个故事了。人一上年纪，就爱唠唠叨叨，恐怕教你听腻了吧？”

他止住口，开始望着对面墙上的一幅油画出神。说也奇怪，从这时起，他的语调、神情全变了，变得异常冷峻，黑亮的眸子里闪烁着深不可测的光芒。

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纳粹德国有个大名鼎鼎的隆美尔元帅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”他问俞音。

“知道。他是希特勒最器重的军事指挥官之一。1941年曾率领‘非洲军团’在北非战场上重创英军，从而赢得了‘沙漠之狐’的绰号，名噪一时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穆哈依的声调突然尖利起来，“不用说，